

# 百餘文物留存大遼風情

## 從金銀器中探視神秘契丹



陳國公主面具



鑲金高士圖銀杯



雙鳳戲珠紋鑲金捍腰

很多人印象中的契丹，是被金庸先生視作《天龍八部》喬峰最佳代言人的黃日華形象，正義凜然；又或者是披着一頭飄逸長髮的內地藝人胡軍，粗獷豪放。其實，歷史上的契丹人是不折不扣的「潮人」：美女戴blingbling的浮誇長流蘇金耳飾，「A」字小短裙當束腰；男人找時下當紅髮型師剪一個額前一圈小碎髮、耳邊留着長鬚角的萌萌「地中海」髮型，揸N個近年最火的迷你包，腳踏與「UGG」高度形似的靴子……即日起至10月25日，「契丹印象——遼代文物精品展」在廣東省博物館展出，包括陳國公主面具、駙馬琥珀瓔珞、雙鳳戲珠紋鑲金捍腰、鑲金高士圖銀杯等重量級文物悉數亮相，向觀眾展示一幅真實的大遼帝國草原文明畫卷。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獨具草原風情的展品吸引觀眾目光。

本次展覽由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和旅遊廳主辦，共展出吐爾基山遼墓、陳國公主與駙馬合葬墓、耶律羽之墓、小王力溝貴妃墓、遼上京遺址、遼中京遺址等出土的文物精品128件(套)，當中一級文物就有76件(套)。展出文物包括金銀器、銅鐵器、陶瓷器、漆木器、絲織品以及瑪瑙、琥珀等多種質地，文物級別之高，種類之豐富，為近年來同類展覽之少見。

下級三組金葉片，整體構造與當下流行的流蘇耳飾相似。

今年三合一包包大行其道，不說不知道，遼代也有類似的多功能腰帶，如展出的金鈎銀鞞蹀躞帶。蹀躞帶是北方少數民族的傳統服飾，自魏晉時傳入華夏，到唐朝曾一度被定為文武官員必佩之物，繫於腰間，帶有穿孔，以便隨身攜帶各種小工具。據介紹，遼代蹀躞帶上有無垂下的蹀躞是區別契丹和漢式服裝的重要標誌。蹀躞帶可以佩掛弓、箭、錐子等狩獵用具，可以放日常生活中隨時備用的筆筒、針筒等生活用具，上面的銀葉還能裝小毛巾、小刀子之類的隨身用品，與當下的三合一手袋功能雷同。金鈎銀鞞蹀躞帶來自陳國公主與駙馬合葬墓，由方形金帶鈎、桃形有孔金鈎、圭形金鈎尾、長方形金帶扣和金帶箍構成，鑲刻有鳳、祥雲、獸面等紋飾，可謂是傳統蹀躞帶中的經典之作，極為寶貴。

從這條金鈎銀鞞蹀躞帶上，觀眾可以看出，游牧為生的契丹人出行最講求方便。事實上，契丹人喜歡穿窄袖長袍、衣長過膝，腰間繫腰帶，腳踩長靴子，就連髮型都是極為特別的髮髻，即將頭頂部分的頭髮全部或部分剃除，只在兩鬢或前額部分留少量餘髮作裝飾，據說可以防止頭髮阻礙視線，還方便打理，是游牧生活居家旅行必備髮型。簡而言之，就是一切以行動方便為考量。

### 黃金面具背後的奢華生活

契丹貴族死後入葬時，面部覆金屬面具，一般按照墓主人樣貌打造，並區分性別和年齡，身着銀絲或銅絲網絡。不同質地的金屬面具和網絡代表不同的身份地位。本次展覽中有兩套黃金面具，來自陳國公主駙馬的合葬墓。其中覆蓋於陳國公主面上的金面



駙馬雲鳳紋鑲金鑿花銀靴，仿實用靴製成的明器。



鳳紋錦裙，契丹婦女喜歡把裙着於袍服之外



金鈎銀鞞蹀躞帶



遼白釉人首摩羯形提樑注壺，赤峰市巴林右旗烏蘭套海蘇木出土。 內蒙古博物院藏



駙馬琥珀瓔珞



迦陵頻伽形金耳飾

具整體用薄金片錘擊成形，製作精細，周邊有33個穿孔，用細銀絲沿着穿孔將其與頭部網絡連綴起來。

在目前所見的60多件遼代金屬面具中，唯獨在陳國公主駙馬的合葬墓中，出土了兩套黃金面具，以及銀絲網絡。陳國公主在《遼史》中沒有記載。根據墓誌，她去世於開泰七年(1018)，時年十八歲，其生活年代正是遼第五、第六位皇帝景宗、聖宗當朝期間，遼的鼎盛時期，國力雄厚。合葬墓是到現在為止發現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豐富的契丹大貴族墓葬，隨葬品有超過3,000件是用金、銀、玉、琥珀、珍珠、水晶等貴重材料製作，是極為罕見的珍貴藝術品，綜合各方面因素，使用黃金面具也就並不奇怪了。

在合葬墓中，還出土了造型奇特的帶把玻璃杯，採用無模吹製法製成，杯底留有黏棒痕，通體有虹彩現象。這種造型的玻璃杯在國外屢有發現，在我國境內同時期遺址中也有出土，通過檢測該玻璃杯成分為鈣鈉質玻璃，應為伊斯蘭地區的產品。

乳釘紋玻璃盤，遼遼市奈曼旗青龍山遼陳國公主墓出土。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 萬象靈犀

## 化私為公 浙江博物館獲捐「銘心絕品」

### 《富春山居圖》畫印終聚

日前，「陸鏡清先生捐贈陳巨來『銘心絕品』田黃印儀式」在浙江省博物館孤山館區隆重舉行，現任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總經理、浙江省藝術品行業協會會長陸鏡清，將陳巨來「銘心絕品」田黃印贈予浙江省博物館收藏，讓「銘心絕品」印章與《富春山居圖》(剩山圖卷)「破鏡重圓」。捐贈儀式上，省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田宇原介紹了印章基本情況和捐贈的緣起，中國美術學院副院長沈浩介紹了這枚印章在文化、藝術和收藏等方面的多重價值。

國寶名畫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剩山圖卷)在1938年歸於吳湖帆，吳氏將其重新裝裱，並邀請名家題跋，夫人潘靜淑題「吾家梅景書屋所藏第一名跡」，「銘心絕品」印章的用印時間即在此前後時間，鈐印位置在畫心右

上角「至寶」下方。據悉，浙江省文物局局長柳河在講話中表示，陳巨來「銘心絕品」田黃印與省博物館鎮館之寶《富春山居圖》(剩山圖卷)緣分頗深，捐贈人陸鏡清先生「化私為公」的慷慨捐贈充分體現了綿延的文化傳承和陸先生深厚的人文情懷。並囑咐浙江省博物館作為受贈單位，要保存好、研究好、利用好這件重要文物，向社會公眾講好文物故事。

捐贈儀式上，捐贈人陸鏡清先生表示很高興能將這枚印章捐贈浙江省博物館，使之與《富春山居圖》(剩山圖卷)在分離數十年後得以重聚，一同留在浙江，他亦希望通過「銘心絕品」田黃印的捐贈，讓更多的人能夠欣賞之、研究之，進而喚起更多有識之士參與到浙江文化事業的發展中。



國寶富春山居圖真跡現身。



「銘心絕品」印面

巨大的文化價值。從陳巨來與吳湖帆的交往時間以及篆刻風格來看，這方「銘心絕品」屬於陳巨來早年的精品。吳湖帆對這方章有多喜愛和重視，所鈐印的作品皆為重要作品，除了國寶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剩山圖卷」外，還包括宋高宗趙構《臨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以及諸多宋元明清珍品，僅從上面的鈐印記錄來看，這些作品除舊為吳氏、潘氏所藏，大多是吳湖帆得於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這個時間正處於吳湖帆收藏的鼎盛時期。查閱中國古董藝術市場交易數據，此時期的陳巨來印章市場估價應可達到人民幣200萬元左右。 文：張夢薇



陳巨來刻吳湖帆自用「銘心絕品」田黃印。